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六

南北朝

〔已〕周高宗宣帝項太建元年春正月

陳主顓立

是爲宣帝

陳安成王顓既以太后

令入篡大統

事具前

至是遂卽帝位

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惠后，立妃陳氏爲皇后，子叔寶爲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

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

昭之

等俱用事時號八

貴

和士開婁定遠趙叡元文達皆世祖寵臣，高祖初，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昭之等俱用事，時號八貴，通氏出西力陰，並猛字武，齊代人，高祖時，齊無人胡長，國珍，齊人。

太尉趙郡王叡與

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

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問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

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爲州待過山陵

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

百日

俟卒哭也

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

先是太后病，叡欲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貶職，叡宮掖之舉，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叡辭。

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金酌酒，賜叡，正色曰：饋國家大事，非爲飲酒言，既過出。

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

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

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

入貴橫行
干政士開
尤爲學魁
高散定計
出之以也
乃以定遠
貪餽墮遠
卒致垂成

亦斥外數
且因之政
日壞直底
滅亡是定
遠之是定
耳於士開

以陛下爲乾明

段帝殷

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

慟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

耳于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勣以不臣之辜且日勣將復

入諫妻子咸止之勣曰社稷事重吾甯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

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勣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

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勣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

復以士開爲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爲尙書令韓長鸞

名黑昌

爲領軍陸令萱

母

爲女

侍中穆提婆

人

爲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爲祕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

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

阿那肱以親依爲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

官齊主數與共

阿那肱累遷并省尙書令

望之尙書令也

長鸞累遷侍中領

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爲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

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令萱前皇其夫雖起雖無配按庭子提婆亦沒爲齊主之在臨雍令萱養之謂之乾阿蘭令萱巧

酷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附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爲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

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

幸臣皆依附之齊生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爲謀主乃棄舊

洗氏能知
大義而爲
不愧巾幗
不其子以
至守潛通
太功即因
叛人貴罪
母功貴罪
足矣乃竟
錫之通侯
是賞罰
殺是賞罰

怨與令萱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
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自己盲必無反心齊
主乃召以爲祕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

永建元年紇與父顯
廣州天嘉四年顯卒

作爲劉氏至
是凡十三年

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懼遂

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

儉之子

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

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

章昭達

字伯通吳興武康人

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

陳大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

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洗

氏爲石龍

注見

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

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

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涯口

永建注涯口水
注四石倉源水

謂之涯口
注水即源水
源水即始興
大江合源故
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

昭達破其水柵禽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

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

以繡轡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帥還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徽代人

拒之周人于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

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

將軍李遷哲字季莊安康人將兵救之照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爲梁王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

亡莊憤悵卒于鄴

〔辛〕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汾水周師

敗績先是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于汾北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

齊國爭之勢加彌年彼若棄之秦訓汾北我必失地宜速于華谷長於築城以壯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

狀華谷在山西隰州華山縣西北今爲蒲州長秋節漢唐於此置觀爲觀今曰泉掌觀在隰州西北

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

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華山縣北俗呼曰古城遂進圍定陽魏郡道文城在今吉築南汾城在今吉以偪之

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

而成拓地五百里

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城而還

楊素在周
既陰移周
文在隋又
祥立場帝
以遠得亡
勸患得患
真患得患
失之得夫
必富貴邪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

字文舒
信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

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湖皆無走路惟慮

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湖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

禽之遂取汾州

敷至都不同張象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爵職申經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
之其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曰忠壯處少

多才藝且是

其體遇命為第下筆立成制美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
不當貴矣曰但恐富貴來催臣臣無心圖富貴也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

朝士無
時者或

為之假子士開惡之考證云：應鳳龍滿士開有難色過一士

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

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

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

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臯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

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臯請焚推

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偪

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

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主嘗呼桃枝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為家

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主嘗呼桃枝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為家

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

齊主嘗呼桃枝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為家

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主嘗呼桃枝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為家

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主嘗呼桃枝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為家

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

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

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等天心死。至尊宜自至千

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

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

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辜。齊主拔刀鑲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軍伏

等交臂之大后貴顯。曰。近子敬教兒太后遂殺于琅。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

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齊主未

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攜儼之晉陽。

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年十四。這張四男皆幽死。脫而廢繼。並葬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

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

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爲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

嘗。

〔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春二月。齊以珽祖爲左僕射。胡太后旣幽北宮。珽

疵少無行
檢既終還
甚悅元軌
其政以舊
弊說附之
說忘應詳
恥自以固
龍梯榮爲
得計不陰
之時陷跡
之謂下死
北徐身名
追臭小八
此何後世
猶有黨客
者以爲求
者以爲求

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時太后欲立陸令萱爲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爲珽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

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曜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

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

內史周宣帝下大夫王軌太保右侍後周仿周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謀之

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

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

玉珽魏昭太子晉避也自後擊之護歸于地直出斬之右宮伯長孫覽字休閑

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

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爲車騎大將軍護之求敗也問伯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機何如

對曰頃上至有變公宜歸政諸老誠遠疏之及護誅周主聞其言得季才實爾欲盡言歸然與群宜返致

歸德周主命賜粟帛過太中大夫仕增伯後周官要周官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周主始親政頗

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詩諷委文事曰

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執掌生常服者謂法雖如是楊繼待齊公不得違同爲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輔時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如今自致慨然文學成以白雲孤鶴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分當

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

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

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祖珽

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

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

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

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

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問之光弟羨爲幽州

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璽裴猛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餉不食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爲士卒先士卒

有憂惟大統編背未嘗安臥疾苦爭爲之周章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榑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

齊律光在
南不倚如
道濟然使
鄰國得者
亦因說者
同器說者
交傾且紫
陌駐營猶
嫌久苦物
後必先信
哉

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

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

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聲震關西豐樂漢之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尙

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陸氏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

西討遠徇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有立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

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

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

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

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珽使二千石部

家得弓十五萬箭箭百刀七萬鎗二萬間更得何物珽曰得兩秋二十萬遣中領

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美至幽州門者使人白衷曰馬有汗宜閉城門美

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主周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開光苑爲校其境內八月齊廢科律后爲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

舍即判，爲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

氏爲后

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携失德说于齐主先辞后遣宫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胡氏

后庭
通白
得齊
立主

未幾胡后寵衰今登使人行軍營之術胡后遂清其怨懷言笑無恆齊主狐之令蓋一旦

齊主乃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

已而令盛謂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
胡氏立刺其髮還家尋以穆氏爲皇

后

突厥本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本杆舍其子大

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

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繪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銖益驕。謂其下

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

生女阿史那后無子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張

順
寶
毅
字
天
武
微
兄
子
女
即
唐
高
祖
之
后

100

【癸巳】
 四年
 大建五年
 周建德二年
 齊武帝
 平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

婆韓長驚共處衡軸號曰三貴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編爲尤疾士人朝

夕惟事證訴當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瞰人之勢朝士去台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斑奏置文林館以侍郎辛德林

字公輔
安平人

顏之推

建字介班邪

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

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

帥衆議以中權將軍

職在國中將軍班四征上

湛于量

字思明濟北人

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

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

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

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

注見前

都督黃灋

字仲昭巴山人

出歷陽齊遣軍

救歷陽灋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

趙彥深私問計于

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連能得死力軍命爲許將之屯于淮北是以固守且琳之千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人擊討伐成遠禍不可爲深歎曰此誠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事至此安可盡言樹相顧而泣源文宗名彪以字行子諡之子趙彥深討宜陽王諡文

宗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

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

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

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

穀弓未發摩訶擲銑鏡

小鏡也銑與鏡同反鏡池典反

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

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

摩訶又斬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

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

是瓦梁

北齊郡，今曰瓦梁，在江寧府六合縣。

廬江、歷陽、合肥

注俱見前。

皆降于陳。灋範禁侵掠，撫

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

梁郡，南收縣，曰高唐，今屬安徽。

齊昌

注見前。

瓜步、胡墅

俱在今六合縣。

亦降于陳。

已而陳又克齊昌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漢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國陽縣，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爲北徐州

治項郡，今山東沂州府。

刺史。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

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

律名。

令劾主

書

魏書，中書省。

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權因此并坐。及令萱聞而懷怒，釋

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疏。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

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

出赦受賜

爲出獄，赦免。

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

州，晉有陳郡，州人多叛，雖之極提提欲令城陷，不遠投兵，且親且守，領者散退，恐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卽山之捷

齊散周師于洛陽，長

華爲中平，事且附。

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

杜佑曰：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

齊主忌

之，其所親尉相願

代人，種之子。

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

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醢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贊

即宣帝

納妃楊氏

劉友益曰此著隋書之始

妃隨公堅之女也

太子好昵近小人左

宮正字文孝伯言子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氣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訓誨聖賢如是不然無及矣周主數嘗曰正人豈徒遠廟乃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高年丞相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

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使朕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

聖朝結之則霸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宦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運弟綱之子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

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

等

城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十六七齊皮景

和

吳郡下邳人

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

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

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禽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

重其忠義及被禽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

致給資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

有一吏以酒脯來祭哭盡其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

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

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惟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

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為車

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

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

前已請降今復取之

淮陰胸山

見前

濟陰

東魏鄆郡故城在今鄆州府臨縣

濟南徐州

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于京口之南徐

等城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

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

楊堅葬于八公山側陳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謗毀人牙智時等密送其柩于鄆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武給輜輶車以

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齊以義結者

〔甲午〕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

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爲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

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

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

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

內亦令依禮

先是衛王直謂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若與齊王異生俱非正統特以吾教同相結髮汝製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勿論他人及既葬周主知

雲馬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討還逐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

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

所載者悉除之

立三道教以重抑毀之教

不且仇父應惡歎人慘娛恣效爲聚刑之虐經
爽行其殺口遺積類毒噓盤之樂蠅及已逃既
也劫子人下孽世矣非天以裸尤置聞爲繫以
洵必報其固濟高復性供人而狙其失有殘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爲吏部尙書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

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

字世通世
之子

縛刺定州喜爲殘虐

以雪兒血塗人婦人兒咬以飼之也

齊

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

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難對曰案獄子胥齊主與綽交親喜嘆不已因命案獄置浴所使人觀獄中號叫宛若齊主與綽交親喜嘆不已因

早臨驛與聞由是有覽謂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未乙〕六年，周建武平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別十姓之一。謙字彥靜鮮卑人。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

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爲新巧

先為胡后遺珠證後營之既而種后鑑
火所焚尋復為程后營之既而種后鑑

其待婢媵小僮大率拜爲淑婦
全則同席出則並馬暫聞生死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

災異寇盜不自貶損惟多設齋以爲修德

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聞之無
天子于華林園立賞兒村自玄璽續之

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

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顓陳

德信等竝參豫機權官由財進獄以

人見鬼人惡橋樑得富貴者哈爾濱王其齡正統

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

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爲貪縱民不

聊生周主謀伐之章孝寬上疏陳三策

外無一計
力自將大
平之南
若出羣
關氏所
而進內
策

錦之害女紅組
漢景詔最崇
得抑末必
本而焚諸
舉外則近
門矯飾好
于矯飾下
名天可下
錦豈上盡
以誠感不
望其下誠
應其下誠

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戰旗出自三關。又嘉山南嶺與洛河而下，復遣北山帶關，絕其井管之路，百道俱進，並趨彭越，必當聚斂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關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計，或爲其戰，俾立爲部，任彼既東南有敵，我爲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無備，彼若與師，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還復出師，常以遠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解，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聚斂實官，易害忠直，國竟破亡，可待。秦周常持事，守關結其三日，若欲更存遺業，且復相時，則宜遣諸郡好申其恩，約安民和衆，通商募工，善觀策威，觀變而動，斯乃長駕遠馭，坐自兼井也。三關即魯縣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關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爲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

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水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南今河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周主

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

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洛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

督傅伏。大安人。自永橋。城名，在魏縣，今河南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潭城。在魏縣，今河南府孟縣南，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潭城是也。周

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英，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周武帝